BIBLID 0254-4466(2012)30:1 pp. 167-204
漢學研究第30卷第1期（民國101年3月）

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現地研究
——唐商州武關驛路藍田段新釋

簡　錦　松*

摘　要

唐代商州武關驛路，是全國重要驛路之一，僅次於京洛驛路。藍田段大部分走在秦嶺北梁的稜線上，是全程中最艱險且最具特色的一段。古代文獻偶談至此，多不能明。本文以唐詩現地研究方法，親至現場考察，發現藍田縣薛家村經六郎關村到藍橋的山道，應即唐代驛路的後身。乃以GPS定位技術結合Nikon專業相機拍攝，與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作業，重新呈現了這條路線。

唐代詩人中，韓愈、張籍、元稹、白居易等許多詩人都曾描寫過這條驛路，其中以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和韓愈〈南山詩〉最為重要，而〈初出藍田路作〉言簡意賅、首末分明，尤為研究此驛路的首選。本文以逐句詮釋的方式，藉由句句解釋白詩的過程，將關於本段驛路的所有考察成果，呈現於其中。

關鍵詞：唐詩、現地研究、白居易、商州武關驛道、藍田、秦嶺

一、前　言

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云：

2011年6月15日收稿，2011年12月26日修訂完成，2012年2月16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該校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 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裡。蒼蒼縣南道，去途從此始。絕頂忽上盤，眾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朝經韓公坡，夕次藍橋水。滻陽近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趾，勞苦已如此。[1]

白居易這首詩所經過的藍田路，就是唐代商州武關驛路的藍田縣段。關於唐代商州武關驛路，古今談論者甚多，嚴耕望（1916-1996）《唐代交通圖考》的卓越成就，眾所景仰，但他仍以無法目驗爲憾。[2]本文將以現地研究方法，審慎解釋這首詩，並通過對本詩的逐句析論，解說本條驛路。

本文採用「唐詩現地研究法」，親自進入藍田縣現場，全面調查藍田縣境內所有可能從縣城度越秦嶺到達藍橋驛的道路。實際執行時，先以藍田縣政府民政局發行的大型地圖和 Google Earth 衛星地圖爲底本，找出每一條道路的起訖及經過路線，然後利用 GPS 定位儀、行車紀錄器、Nikon 高階照相機連結 GPS 系統，以採取相關數據並拍攝影像。而後，將所得的數據和影像在 Google Earth 衛星地圖上進行電腦後製作業。在對現地情況已經得到有力的掌握之後，再取出唐人的詩文及史地文獻進行比對，客觀地找出唐人所指的驛路路線。

古今的年代既異，人文亦別，現代公路斷非古代驛路之形貌，不待言辯而可知。不過，像修造商州武關道這樣重要的驛路，必定有其建設的法則，如何相度山谷嶺脈？如何規畫便捷路徑？如何利用河川而避免水害？如何多取平行以省人馬之勞？如何與居民聚落協合？古人在當時的技術能力條件下，選定最有利的路線，這一點心意和智慧與今人並無不同。因此，本研究以考察現有的大小道路爲基礎，來探尋唐人驛路的可能性，在理論和實務上都是可行的。

我所考察的道路，計有 G312 國道（又稱藍小二級汽車專用道路；藍田縣城－水陸庵－藍橋－牧護關－小商塬段）、S101 省道（藍田縣城－玉山

---

1 此據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433，頁 4789。又，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 10，頁 546，作「絕頂忽盤上」、「滻陽僅四千」，但「上盤」與下句對仗，優於「盤上」，故仍用《全唐詩》。

2 見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卷 3，頁 642，嚴先生在討論韓公堆之後說：「當須目驗之矣。」

鎮－迴經流域河秦嶺越嶺－黑龍口鎮－小商塬段）、縣道藍葛公路（藍田縣城－薛家村－輞川鄉－官上村－山底村－王家坪段－終點葛牌鎮在秦嶺分水嶺下）、X101 縣道（藍田縣城－白鹿原安村－孟村段）、G40 滬陝高速公路（藍田段與 G70 銀福高速併線）、薛家村經六郎關村到藍橋鄉的鄉道、坡底村經雞頭冠連接前述鄉道的騾馬古道（清七盤坡道）、輞川鄉山底村到雙龍村、輞川鄉官上村一組到苜蓿溝村的村道，一共有九條大小道路。

九條道路中，G312 國道是 G40 高速公路完成以前，從西安市經藍田縣、商州（今商洛市）到襄陽的主要道路，也是學界和公路業界公認的唐代商州武關驛道的路線。不過，在藍田縣城到藍橋驛中間這一段，唐代驛路並不像 G312 國道一樣，取徑藍溪（今名藍橋河），穿越悟眞寺峽谷，而是採取了翻越秦嶺山頂稜線的辦法。經過縝密的現場比對，也考慮了古今地貌變遷、道路成毀的諸多因素之後，找出從薛家村經六郎關村到藍橋鄉的小道，其沿線的地形景觀特色，與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和韓愈〈南山詩〉所描寫的完全相同，應與唐代驛路相當。

這條翻越秦嶺北梁的驛道，白居易稱之爲藍田路；又因爲藍田山另名終南山，若以終南山路名之，亦無不可。我認爲山道主要經過六郎關村，若直接稱爲六郎關道，可方便往後的學者來到現場實地覆驗。至於 S101 省道不經藍橋驛，坡底村的七盤坡古道又不符合絕頂西北眺望的特徵，[3]我雖然都已經作了考察，爲節省篇幅，不在文中討論。

本議題的研究者當中，以嚴耕望和王文楚二位先生的成就最爲知名，[4]但由於種種因素，嚴、王二人對於唐人詩文和其他文獻的解說，與本文出入之

3 這條騾馬古道，《（光緒）藍田縣志》稱爲「東南路」，從縣城出發，經火燒寨，從七盤坡（今名坡底村，在薛家村以東約 3.1 公里，清代有七盤坡舖）登山，經過雞頭關（今名雞頭冠），雞頭關岩壁有刻石曰：「商州知州白捐建」，乃道光十五年七月西安府同知署商州事白維清捐金壹百兩之事，見清．呂懋勳，《（光緒）藍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卷 6，頁 30 上。由刻石處再上約 1.01 公里，接上六郎關道。（六郎關村，清代稱爲北渠舖，今六郎關村一組的 34° 5'6.86" 北、109° 23'59.37" 東處，地圖上尚有北曲之名，已非正式行政區。）我親自考察了這條古道，從坡底村登山口到山頂與六郎關道的會合點，一路上都走在山谷裡，雖登高而無法遠望。到了山頂會合點以後，全程都不可能回望長安方向，因此，可確定它不是唐代驛路。

4 見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141。

處甚多，無從一一商榷。因此，本文不評駁前人所論，只以現地數據直接向唐代詩文及相關文獻求證，讀者可以自擇所從。至於古今研究者相當重視的宋代宋敏求《長安志》，[5]有不得不論駁者，則擇要隨文提出。

這條驛路的眞相究竟是什麼？爲何白居易和韓愈等人都強調它的絕頂特色？輞川在這條驛路上扮演了什麼角色？清源寺、韓公坡、七盤嶺、終南山這些名詞如何詮釋？通過本文，希望給讀者清晰而正確的解釋。

二、釋題目

本詩之題目爲〈初出藍田路作〉，所謂藍田路，即柳宗元〈館驛使壁記〉所見之商州武關道，[6]因其始自藍田縣，且白居易當時身在藍田境，故稱之爲藍田路。宋．王溥（922-982）《唐會要》說：

> 貞元七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華請廣商山道，又別開偏道，以避水潦。從商州西至藍田，東抵內鄉，七百餘里皆山阻，行人苦之。西華役功十餘萬，修橋道，起官舍。舊時每至夏秋水盛，阻山澗，行旅不得濟者，或數日糧絕，無所求糴。西華通山間道，謂之偏路，人不留滯，行者爲便。[7]

原文是以商州爲中心，所以說「西至藍田」，其實就是從藍田縣起始之意。其他，如李商隱〈商於新開路〉詩中所謂「商於六百里」，也是自藍田縣起算。

《長安志》載：「城周八里，今縣城上東南一隅而已，周三里餘八十步，崇一丈六尺，凡三門」，[8]可見唐宋兩代的縣城有傳承性。又因藍田縣城和輞、灞二水的關係密邇，縣城所在位置，歷代變化不可能太大，如以目前可見的清代縣治，來比擬唐代縣治的位置，應無不可。清代藍田縣治，今爲藍田縣人民政府（地址是縣門街東段縣門街 6 號）。縣城內有館驛，唐時稱爲青泥驛，今藍田縣藍田賓館，即清代之藍田縣驛，可爲唐代藍田驛位置的參考。不過，白居易當晚實際住宿在縣城南方輞川旁的清源寺，並沒有住在城內館驛。

---

5 宋．宋敏求，《長安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9）。

6 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580，頁 5858，柳宗元〈館驛使壁記〉：「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

7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 86〈道路〉，頁 1573。

8 《長安志》，卷 16，頁 166。

白居易是在元和十年（815）秋貶謫江州，當時他家在上都昭國坊，[9]相當於今西安市雁塔路和西影路一帶。據白氏〈別李十一後重寄〉詩云：

> 秋日正蕭條，驅車出蓬蒿。回望青門道，目極心鬱鬱。……俱承金馬詔，聯秉諫臣筆。共上青雲梯，中途一相失。江湖我方往，朝廷君不出。（《全唐詩》，433：4789）[10]

李十一名建，其時爲京兆尹，白居易此行受他餞送，作詩回贈，故詩題有「別」及「重寄」等字。詩中說由青門出城，上都長安外廓城的東門有三座，自北而南，依次爲通化門、[11]春明門、[12]延興門，[13]三門都可稱爲青門。白氏所居的昭國坊離延興門最近，不過，他仍由春明門出城。可能是因爲春明

9 人們習慣以「長安」來稱呼唐代的西京，其實唐代的正名是「京兆府」和「西京」，《元和郡縣圖志》列數「八到」時稱它爲「上都」，本文採用《元和郡縣圖志》的稱謂，主要稱「上都」，或稱「上都長安」。

10 《白氏長慶集》先排列〈別李十一後重寄〉，然後便是〈初出藍田路作〉，其意亦以爲江湖之往，乃指江州貶謫之行。又按：爲節省篇幅，本文引唐詩時，皆以《全唐詩》爲主，引用時於詩後標記（《全唐詩》，卷數：頁碼），不另作註。其有必要援引更早版本或個人專集時，才單獨加註。

11 通化門離大明宮及宮城最近，由承天門至通化門4.9公里，可以清楚聽到承天門的鐘聲，爲其特徵。耿湋，〈晚秋東游寄猗氏第五明府解縣韓明府〉：「步出青門去，疏鐘隔上林。」（《全唐詩》，269：2996）此青門就是通化門。通化門外大路也經灞橋，接上京洛大道，張九齡亦有〈通化門外送別〉詩（《全唐詩》，48：586），王建，〈贈華州鄭大夫〉：「此官出入鳳池頭，通化門前第一州。」（《全唐詩》，300：3418）華州即在京洛大道上。

12 春明門是長安通往滻灞橋最便利的城門，唐人以青門稱之，王維，〈奉和聖制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賢詩應制〉云：「複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全唐詩》，125：1235）春明樓在春明門外大道之旁，長樂即長樂坡，從外廓城的複道下長樂坡達春明樓。〈奉和聖制上巳于望春亭觀禊飲應制〉云：「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全唐詩》，127：1285）望春亭，在長樂坡外，滻水西岸，《舊唐書》，卷9〈玄宗本紀〉，頁214，天寶元年：「是歲，命陝郡太守韋堅引滻水開廣運潭於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此處青門，即春明門，門外路至滻水邊。又岑參，〈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亦云：「東出青門路不窮，驛樓官樹灞陵東。」（《全唐詩》，199：2052）指青門道已越滻水到了灞水。

13 延興門在最南，近樂遊原，李商隱，〈樂遊原〉：「春夢亂不記，春原登已重。青門弄煙柳，紫閣舞雲松。……」（《全唐詩》，540：6211）此詩青門爲延興門。詩人賈島居住在樂遊原，張籍，〈過賈島野居〉：「青門坊外住，行坐見南山。」（《全唐詩》，384：4314）又張籍，〈贈賈島〉云：「籬落荒涼僮僕饑，樂遊原上住多時。」（《全唐詩》，385：4335）可證。參閱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頁35-36。

門既接近官民居住的長安南半部城區，又是承接皇城南牆朱雀門的東西向最大街道，同時也是通往東方和東南方的主要驛路——商州武關驛路——的起點。唐代向東及東南的遠行人，都在傍晚之前出城，在滻水、灞水間的酒樓餞別夜宿。白居易既然有李十一餞送，當晚即住在滻水東，是夜送行者還有楊虞卿：

> 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滻水才及一執手，惘然而訣，言不及他。[14]

白居易妻即楊虞卿的從父妹，時爲鄠縣令，左降詔書下來，通知楊虞卿相別。楊虞卿應該會迅速趕赴昭國里白宅，鄠縣去京兆府 65 里，進城後到昭國里還有幾公里的城內道路。楊虞卿一定知道當時的習慣是在傍晚前出城，所以趕到白宅，希望在他出發前相見。但白居易已經出發，於是再追及於滻水而別。

第二天，白居易到藍田縣，住在縣城南輞川邊的清源寺。次晨，他從清源寺出發，開始南行驛程，寫下這首〈初出藍田路作〉詩。在本題之後，續有〈仙娥峰下作〉、〈再到襄陽訪問舊居〉、〈寄微之三首〉等詩，前兩首是寫赴江州途中經由的商州、襄陽，〈寄微之三首〉有「江州望通州，天涯與地末」之句，寫出此行的終點。

三、停驂問前路，路在秋雲裡

驂是駕車之馬，因此，「停驂」乃「停車」之義。初出發時白居易乘車而行，所以停車問前路之所在。答者指出這條驛路位在高處，當天早晨下過雨，[15] 天空雲層可能還很厚，所以答者說「路在秋雲裡」。

---

14 白居易，〈與楊虞卿書〉，見《白居易集箋校》，卷 44，頁 2769。按：滻、灞間相距 4 公里餘。白居易，〈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游戲贈〉：「……離筵開夕宴，別騎促晨裝。去住青門外，留連滻水傍。車行遙寄語，馬駐共相望。……」（《全唐詩》，462：5253）前云夕宴，後云次晨別騎催促，可見夜宿於滻水傍。又〈初出城留別〉：「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揚鞭簇車馬，揮手辭親故。……」（《全唐詩》，431：4754）亦暮出城門。

15 由白居易，〈韓公堆見元九詩〉：「冷雨涼風拂面秋」（《全唐詩》，428：4870）知之。

圖一　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中的全部行程

圖二　從藍田縣城南關外約 240 米的灞水北岸，向南眺望
（34° 8'44.26" 北，109° 19'15.60" 東）

圖二是在藍田縣城南關外的灞水岸邊所拍攝的。照片中所看到的前方高山，即是秦嶺的北梁（本段秦嶺又名藍田山、終南山、南山、玉山）。他停

車問路，被問者指著前方的山回答說，前路這座山頂上。清代藍田縣城的南門，今地名仍稱南關，出南關到灞水邊約 240 米，若由縣治到灞水邊，則有 1 公里餘的距離。現在往輞川鄉的藍葛公路，並不從南關外直接渡過灞水，而是從圖二這張照片的拍攝點以西約 400 米處築橋（南河大橋），過橋之後，再斜向東南不遠的大寨村，然後南行。

以「路在秋雲裡」來形容這條驛路之高的，除了白居易，還有別人。王維〈游化感寺〉詩云：

> ……谷靜唯松響，山深無鳥聲。瓊峰當户坼，金澗透林明。郢路雲端迥，秦川雨外晴。……（《全唐詩》，127：1291）[16]

化感寺在輞水離山的谷口西山，說詳後。詩中說此寺的形勝，一邊有瓊峰當戶而立，峰上有通往郢楚的驛路，高入雲端；一邊有輞水的澗谷在林外，下望可以遠眺秦川晴色。瓊峰二字等於玉山，即本段終南山，並非藍田縣玉山鎮之山。「郢路」是對這條通往襄陽荊楚驛路的別稱。白居易形容此路在「雲裡」，王維〈游化感寺〉形容此路在「雲端」，都看到了這條道路的同一特色。

另外，鄭侍御的藍田別業也在這條路上，張喬〈題鄭侍御藍田別業〉云：

> 秋山清若水，吟客靜于僧。小徑通商嶺，高窗見杜陵。雲霞朝入鏡，猿鳥夜窺燈。許作前峰侶，終來寄上層。（《全唐詩》，638：7313）

依詩中所述，鄭侍御的藍田別業應在七盤嶺下的山腰，「高窗見杜陵」指出鄭侍御藍田別業下鄰輞水，因爲所居地勢高，而且西向的眼界較寬，可以遙望杜陵，即王維詩「秦川雨外晴」之意。詩中「小徑通商嶺」說到別業旁有小徑可以接上驛路通往商山，「通商嶺」三字指出了它翻越秦嶺的屬性，與王維〈斤竹嶺〉「暗入商山路」（《全唐詩》，128：1300）及裴迪同題的「一徑通山路」（《全唐詩》，129：1313）相似。除了道路屬性外，「小徑」也顯示了這段驛路的難行。這次我們所考察的六郎關道，是在 2008 年完成的寬約 3 米的水泥路，在舖設水泥路之前，是寬度相當的土路，更早則是村與村間的小徑。唐代這條驛路，在平地有巨大槐樹遮蔭（見王維，〈宮槐陌〉，《全唐

16 「坼」字，據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34，頁 1178 改，「謂雲開見山。雨後小晴，白日撥雲而出，時見玉山當戶。」

詩》，128：1300），登嶺路段就僅容匹馬緩登。[17]

以上，王維和張喬兩詩所呈現的方位特徵、雲端特徵、視向特徵、以及嶺路的小徑特徵，都與白居易所要經過的六郎關道相同，可作爲白詩的證據。

四、蒼蒼縣南道，去途從此始

這兩句點出白居易所在位置是縣南的驛道，終南山越嶺之途，將從此啓行。如前所述，白居易並沒有住在城內的館驛，他所居住的是南門之外、輞川之濱的清源寺，在他〈宿清源寺〉詩中，言之甚明：

> 往謫潯陽去，夜憩輞川曲。今爲錢塘行，重經茲寺宿。爾來幾何歲，溪草二八綠。不見舊房僧，蒼然新樹木。虛空走日月，世界遷陵谷。我生寄其間，孰能逃倚伏。隨緣又南去，好住東廊竹。（《全唐詩》，431：4755）

舊傳清源寺是王維舊居舍宅爲寺，唐人耿湋亦有〈題清源寺王右丞宅陳跡〉一詩，經縝密考證，知其可信，至於許多待釐清的問題，我已另外撰文討論。[18]

清源寺究竟在那裡？昔人多引《長安志》云：「清源寺在縣南輞谷內。」所謂輞谷，讀者若不明現地情況，易致誤解。茲先說明輞川和輞谷的關係。

---

17 參閱唐．韓愈，〈南山詩〉云：「……前年遭譴謫，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顧盼勞頸脰。時天晦大雪，淚目苦矇瞀（音茂）。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蓑衣步推馬，顛蹶退且復。……」（《全唐詩》，336：3763）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韓愈貶官赴連州陽山縣時，經由藍田縣取商州武關道南下，冰雪中上七盤嶺，當時他下馬徒步而行。

18 耿湋（耿湋），〈題清源寺王右丞宅陳跡〉，《文苑英華》，卷307，頁1572，詩云：「儒墨兼宗道，雲泉隱舊廬。孟城今寂寞，輞水自紆餘。內學銷多累，西林易故居。…… 不知登座客，誰得蔡邕書。」按：王維在輞川前後有兩所莊院，一所是天寶初年營建，用以奉養母親的精舍，王維詩文中稱爲「終南別業」或「藍田別業」等，《全唐文》，卷324，頁3290，有王維〈請施莊爲寺表〉，指此。另一所是天寶後期，母親死後才購買的田園，這所莊園原是宋之問舊莊，王維去世後，此宅也捨爲寺院，就是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78，云：「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清源寺是也。」所指之處。我另撰〈王維「輞川莊」與「終南別業」現地研究〉及〈王維、裴迪《輞川集》詩四十首現地研究〉、〈《輞川圖》、《輞川集》與輞川王維別業新論〉三文（待刊稿），有完整的論證。

圖三　白鹿原上下眺藍田縣城及灞水、輞川全景
（34° 8'19.80" 北，109° 17'53.99" 東）

輞水是唐代藍田縣居民活動最頻繁的河川。藍田縣城是在兩條河川的交會點的東北，一是輞水，它從南方的山谷中會集眾水之後，北向注入灞水，一是灞水，它從上游的倒溝峪（道溝）和流峪會集東方山谷眾水之後，自東向西流，在今藍田縣羅李村南（34° 8'34.65" 北，109° 22'18.31" 東，海拔約 530 米）處，[19] 匯入自牧護關秦嶺經藍橋北來的藍溪（藍橋河，又按：唐詩中藍溪仍指輞川，與後人不同），接受藍溪之後，再流到藍田縣城南方通過，在公路南河大橋之西 500 米處（34° 8'33.18" 北，109° 18'32.57" 東，海拔約 491 米），與南來的輞川會合，然後右轉 90 度，向西北的方向流去。從白鹿原安村東側望下來，輞水與會流後的灞水，呈現南北流向的完整河川，而自東邊西來的灞水，反倒像是它的支流。唐代輞水在輞谷谷口（簡稱谷口）一帶，寺院別業甚盛，出谷口之後即是平川，農耕發達，現在輞川兩側仍有農田和少數民居，通往輞川鄉的藍葛公路沿輞水東岸行駛，G40 滬陝高速公路沿輞川西岸開闢，成爲顯著地標。

所謂輞谷，是指輞水流經終南山所切割而成的山谷。我們現場考察了輞

19　本文所載海拔高度，都是本人使用 GARMIN GPSmap 60CSx 衛星定位儀所測得的數值。在海拔的正確性方面，我曾經多次以 GARMIN GPSmap 60CSx 所測得的數值，與標記於水庫、山峰或其他公共設置高度標示的海拔數值校正，發現其大多數時候，差距皆在 0 米 -6 米之間，但有時誤差也可能超過 10 米以上。

水的最北端結束點（就是前述輞、灞二水會流處，唐人稱輞口），從這一點出發，向上游尋找輞水流出終南山的谷口（即今 G40 高速公路輞川一號隧道入口），若從河道計算，約在輞口的南方 6.52 公里。《長安志》另云：「輞谷在縣西南二十里」，[20] 二十唐里如爲唐小里，相當於 8.89 公里，已經到了輞水出山的谷口以內，可見《長安志》也認爲輞水在山中流經的部分才是輞谷。

圖四　輞谷的谷口，由輞谷內向外拍攝

（前端 G40 高速公路橋處即谷口，化感寺在谷口西山—黃山上，所在高程無從推測。34° 5'37.80" 北，109° 19'58.19" 東）

從行程上來看，白居易夜宿清源寺，次日南行登山，可見清源寺的位置，即使不是離城不遠，也是在縣城與登山口之間。谷口位在商州武關驛道登山口以南約 850 米，清源寺如在輞谷內，次日白居易就須北行，而不是「隨緣又南去」了。而且，其他唐人詩文也都指向清源寺是在輞水下游的平地上。

首先，〈宿清源寺〉詩既云「夜憩輞川曲」，則清源寺在輞川旁絕無問題。白居易另有〈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云：「水過清源寺，山經綺季祠。」（《全唐詩》，436：4824），耿湋〈題清源寺〉也說：「輞水自紆餘」（《全唐

20 《長安志》，卷 16，頁 166。所謂縣西南是從縣治起算，縣治到輞川入灞這一段，約 1.4 公里。

詩》，269：2995），都強調寺在輞水的特性而不言山谷。

元稹遊化感寺回來時，也曾到過清源寺，見其〈山竹枝〉詩並註：

> 深院虎溪竹，遠公身自栽。多慚折君節，扶我出山來。貴宅安危步，難將混俗材。還投輞川水，從作老龍回。（《全唐詩》，409：4545）[21]

詩題後有元稹自註云：「自化感寺攜來，至清源，投之輞川耳。」化感寺是藍田終南山相當著名的寺院，本文前後也多次引用了唐人記載化感寺的詩文。[22] 化感寺在那裡？從前引王維〈游化感寺〉詩中所寫的地理位置來看，從寺中可以望見對面山頭的驛路。[23] 又據《續高僧傳》〈釋道岳傳〉云：

> 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懸沸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水輟流。」遂以殘水寫沸下瀆中，一心念誦，日取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24]

武德初年的化感寺，與王維所遊之地，應爲同一處所，《傳》中稱化感寺所在爲藍谷，寺側有巖石，像這樣的岩壁地形，必須到輞川谷口才會出現。綜合王維詩和高僧傳的記載，化感寺極有可能在輞川谷口西山，尚未深入谷內。

元稹說：他從山中下來，化感寺僧人從本寺所栽種的竹子上，斷取了一根竹枝，送他作扶行的竹杖。他帶了竹杖來到清源寺，因爲早已離山，來在平地，無所用之。而且，從化感寺下來，竹杖使他危步爲安，到了清源寺以後，即將進入城市，恐怕它與城市中的俗材相混，無以自別，乃將竹杖投諸輞川，讓它乘水化龍自歸。從「多慚折君節，扶我出山來」的「出山」二字，可以看見元稹的行進方向，是由山中到平地。說明了化感寺在清源寺的上方，到了清源寺，已在輞川下游的平地。

---

21 「貴宅安危步，難將混俗材。」本聯對仗，句中「宅」字不對，且意義不通，疑有誤字。

22 化感寺在王維、白居易、元稹或其他唐人詩文集中，有時寫作感化寺、化配寺，箋註之人，各有所從，今據各篇詩文之內容研考後，統一修訂爲化感寺。又，化感寺爲著名寺院，元稹自化感寺來，與江陵貶歸之行無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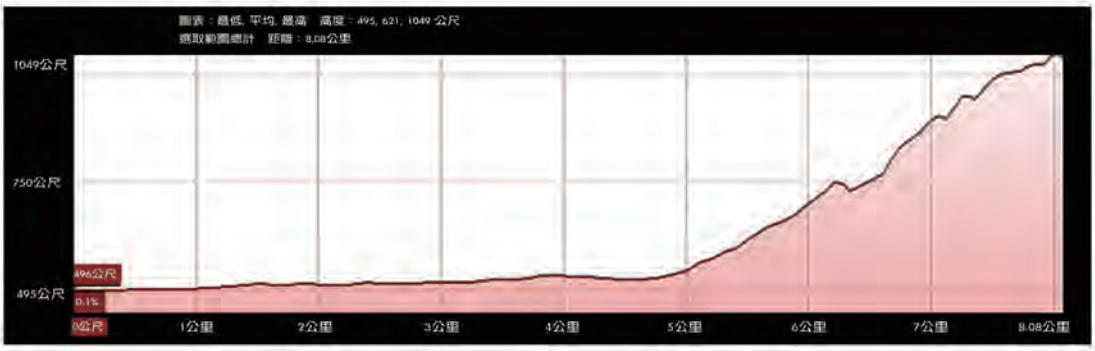
23 此外，《全唐文》，卷 280，頁 2842，有嚴挺之，〈大智禪師碑銘〉云：「神龍歲，自嵩山嶽寺爲群公所請，邀至京師，遊於終南化感寺，棲置法堂，濱際林水，外示離俗，內得安神。」由「終南」及「濱際林水」，可知化感寺濱鄰輞川，且在位置稍高之山坡。

24 見唐．道宣，《續高僧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3〈唐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頁 528。

五、絕頂忽上盤

白居易接著說：「絕頂忽上盤」，究竟出發後南行多遠，才會遇到這樣的路況呢？清源寺既是王維輞川莊舊宅，輞川莊與縣城南門渡頭之間，還隔著華子岡，以現地條件來看，從城南出來，進入今大寨村門口，直行到公路轉入 G40 高速公路藍田東出口之前，海拔從 515 米升到 526 米，比灞河渡口水位（491 米），輞水濱水位（494 米），高出約 20-30 米，符合「上下華子崗」的條件。輞川莊可能在這一線以西的輞水濱，距離渡頭或南河大橋南端約 1400-1900 米不等。南河大橋南端到薛家村—六郎關道的登山口距離約 5.15 公里，白居易從清源寺出發，清源寺在兩者之間，距離薛家村登山道路入口更近。至於薛家村登山口，應即王維《輞川集》所詠的「斤竹嶺」，[25] 但下文中仍使用「薛家村」來稱呼這個登山口。 這是因爲使用今地名有助於讀者來現場檢驗。

圖五中，我以輞、灞二水會合口，到海拔約 1000 米的終南山頂間驛路所經的地面，作了一張地形剖面圖，來說明「蒼蒼縣南道，去途從此始。絕頂忽上盤，……」現象，以印證白居易詩篇敘述的精確性，請參考：



圖五　輞、灞會合口至山頂驛路之地形剖面圖
（本圖以 Google Earth Pro 製作）

25 從《輞川集》可以發現〈斤竹嶺〉與薛家村地理特徵相似。見王維，〈斤竹嶺〉：「檀欒映空曲，青翠漾漣漪。暗入商人路，樵人不可知。」（《全唐詩》，128：1300）及裴迪，〈斤竹嶺〉：「明流紆且直，綠筱密復深。一徑通山路，行歌望舊岑。」（《全唐詩》，129：1313）二詩皆指出，輞川到此有一個小曲流，商山路口即在此曲流竹林深密處，一徑登山。因此，唐代驛路的登山口，縱使不在今薛家村登山口的位置，也必然在這一點附近。

爲了讓讀者對六郎關道有完整印象，我先以文字介紹全部的里程和景觀，再製作 Google Earth Pro 爲底本的衛星地圖，並以表格標記各點里距和 GPS 位址。

薛家村登山口（因地形關係，若不從此點登山，必也在此附近）的海拔約 538.9 米，鄰近的輞川水面約 520 米。入山後約 1.84 公里，到達海拔約 688 米之後，開始急速攀高。向南攀升約 1.16 公里，到達海拔約 791 米，爲首次登上的山頂稜線，下望可以看到不斷盤折而上的來時路。最近一次考察時，我們模倣古人，徒步從村民小徑直上，雖然減少盤折次數，但「七盤」的感覺仍然明顯。

此處的山頂稜線，以 34° 5'36.47" 北，109° 20'22.51" 東這一點爲中心，長約百餘米。稜線的西端，現有「中國移動」電信的信號發射塔，發射塔前的嶺下就是輞谷的谷口，與西面的黃山隔輞水對峙。稜線的東端稍高，有寬廣的山頭，可容人馬休息。這裡主要的展望方向是北和西北，2011 年 12 月 11 日我來此考察時，天空晴朗，能望見白鹿原廣大的原頂和藍田縣城以北的川原，現代中國天空的塵霾很重，還可以望見如此距離，唐人必定看得更遠。不過，由於白鹿原也是既高且廣大的原體，想越過它而望見上都長安或灞、渭會流處，應不可能。

離開這條山頂稜線，向南盤折再上約 1.29 公里（直線距離約 600 米），即達海拔約 927 米的第二重北向的山頂（以道路西側之小山頂，拍攝點 34° 5'16.79" 北，109° 20'28.91" 東爲代表），我曾在此點拍攝前方的稜線（見後文，圖八），此處海拔較高，雖然前方 600 米處有前一道稜線阻絕，仍可縱目遠眺。離開了這重山頂，便沒有像這樣展望良好的條件了。因此，我認爲從第一道稜線到第二重山頂這個範圍不太大的山體，就是唐人所謂的「七盤嶺」。

再行 2.03 公里，便到了此次行程中最高、最長的稜線上，這是一條狹窄的東西走向的稜線，海拔約 1050 米，形勢極其驚險，後文照片中的圖十、十二兩張都是在這裡拍攝的。由此再向東行約 1.69 公里（海拔約 1080 米）爲止，大多數路段都在山頂稜線上或距離山頂不遠。過此之後，山漸高，道路多在 1000-1100 米，已不常在稜線上了。從離開前述七盤嶺之後，走到這

個路段上，雖然在山頂上路隨峰轉，有時也有下眺的機會，[26] 但是受山形和角度限制，視域較窄，已沒有七盤嶺上那種獨向空闊、回望京國的感覺了。

此去再走 1 公里，可遇到從坡底村上來的騾馬路，兩路的交會點爲 34° 5'12.86" 北，109° 22'37.15" 東，海拔約 1124 米。這條騾馬古道現在尚未整理爲水泥路，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閏七月，陝西按察使王昶奉派赴轄區商洛等地督緝盜匪秦國棟等，就是由此路登山向藍橋的，見其所著《商洛行程記》。[27]

東行 340 米，到本路的第一次最高點（1158 米）之後，再東行約 850 米，土質的山變成石山，巨大的岩石形成美麗的風景。

圖六　秦嶺的重要特色——石山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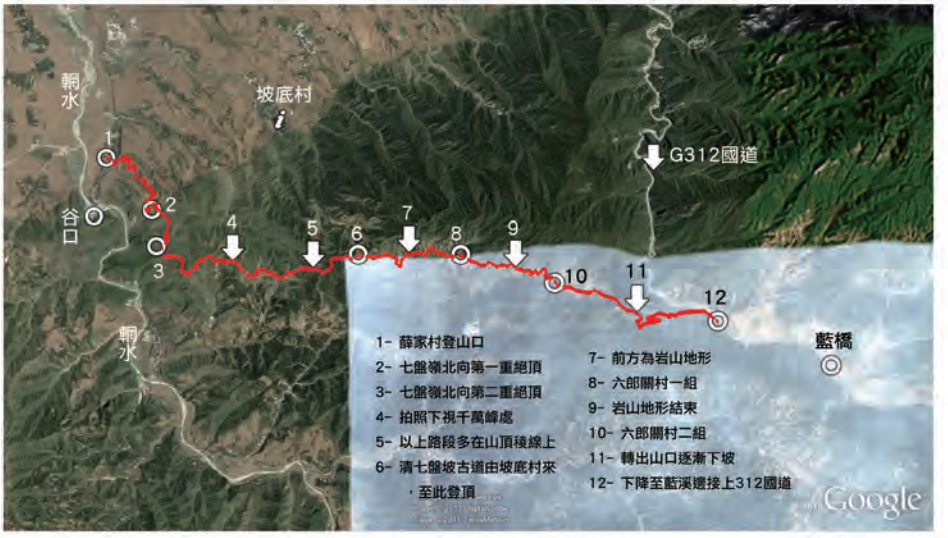
（34° 5'14.50" 北，109° 23'20.83" 東，1121 米）

接著，山頂逐漸升高到 1300-1400 米，行走在 1100 米左右的道路變成循山腰而進。此處石山與 G312 國道所通過的悟眞寺峽谷，輞川鄉的錫

26　例如 34° 5'8.94" 北，109° 21'17.77" 東，海拔約 1058 米處下眺條件最好，但可以下望藍田縣城以東三、四公里的原野和建物，不能望見長安方向。

27　收入清・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58），初編第 10 冊，頁 5447-5452。

水洞，以及 S101 省道所經過的流域河段秦嶺最高點石崖，正好連成一線。再往東走 1.1 公里，在巨石群中有個小村，就是六郎關村一組，海拔 1102 米。出六郎關村一組，道路偏向東南，約行 1.1 公里，石山已盡，山勢隨之開闊，海拔 1147 米。再往東南 1.1 公里，見一歧路從路右向下伸出，通向六郎關村另一個村落。過了這一點，再東南行 1.51 公里，路面經常保持在 1200-1210 米間，沒有明顯的升降，嚴冬路面常會結冰。然後經過一個山口（1186 米），開始可以看到藍橋鄉這一面的山，才有明顯的下坡，約東南行 2.45 公里，下到藍溪旁，海拔 999 米，G312 國道自北來會。以後，沿著 G312 國道行駛就到藍橋鄉了。



圖七　藍田終南山六郎關道衛星地圖

下面，我再以唐人詩爲證據，對「七盤嶺」作補充說明。

前文指出，唐人所謂七盤嶺乃在進入薛家村以後，經過一段盤折急上的道路，到達的第一層山頂稜線（791 米）後，又到第二層山頭（927 米），兩層山嶺相距 600 米，曲折相連，乃同一座山。前文概述地形，下面再以唐詩來驗證。

表一　藍田終南山六郎關道沿途 GPS 標記表

序號	GPS 位址	GPS 標記點之意義	里程	海拔	此點以前之道路沿線特徵
1	34° 6'5.09" 北，109° 19'48.77" 東	薛家村登山口	0	538.9	自藍葛公路東側進入登山口
2	34° 5'48.22" 北，109° 20'20.54" 東	開始急升處	1.84	693	此點之前坡度較緩
3	34° 5'36.47" 北，109° 20'22.51" 東	七盤嶺第一次峰頂	1.16	791	多次盤折上升，至此到達稜線
4	34° 5'16.79" 北，109° 20'28.91" 東	七盤嶺第二次峰頂	1.29	922	再盤升，至最後能望見西北之位置
5	34° 5'8.87" 北，109° 21'17.63" 東	拍攝下視千萬峰處	2.03	1050	大部分走在絕頂稜線上
6	34° 5'5.73" 北，109° 22'8.38" 東	道路沿山頂稜線之特徵結束	1.69	1080	大部分走在絕頂稜線上
7	34° 5'12.86" 北，109° 22'37.15" 東	清七盤坡路古道在此交會	1	1124	接近山頂而非稜線上
8	34° 5'11.80" 北，109° 22'50.39" 東	第一次道路海拔最高點	0.34	1158	接近山頂而非稜線上
9	34° 5'13.05" 北，109° 23'9.20" 東	開始變成全山岩石地形處	0.85	1105	漸循山腹前進
10	34° 5'12.06" 北，109° 23'41.28" 東	六郎關村一組人家聚集處	1.1	1102	路之上路之下，皆大小岩石，景觀特殊
11	34° 5'5.71" 北，109° 24'16.11" 東	岩石地形結束	1.1	1147	路在山腹，山皆岩石
12	34° 4'58.97" 北，109° 24'39.89" 東	第二次道路海拔最高點	1.1	1211	路在山腹，景觀開濶
13	34° 4'43.25" 北，109° 25'31.62" 東	道路由此處山口開始下坡	1.51	1186	此前道路多平行，嚴冬時路面常結冰
14	34° 4'37.96" 北，109° 26'24.42" 東	與 312 國道交會點，至藍溪	2.45	990	自山口轉出後，道路急降，盤折而下
		里程合計	17.46		

說明：里程單位爲公里，海拔高程單位爲米。

對七盤嶺描寫最貼切的，以權德輿〈玉山嶺上作〉首四句：「悠悠驅匹馬，征路上連岡。晚翠深雲竇，寒臺淨石梁。」（《全唐詩》，210：2187）以及張籍〈使至藍溪驛寄太常王丞〉詩云：「獨上七盤去，峰巒轉轉稠。」（《全

唐詩》，384：4318）爲最，權詩的連崗與石梁，寫出路在連續的山頂稜線上，張籍在詩中描述，這一段行程中，先是盤山而上，及至過嶺之後，迎接他的是「峰巒轉轉稠」，與七盤嶺的特徵，完全相符。

圖八　由七盤嶺第二重山頂拍攝 600 米前方的第一道稜線

（34° 5'16.79" 北，109° 20'28.91" 東，海拔 927 米，從第一道稜線到拍照立足點都是七盤嶺）

與張籍、白居易同時的詩人裴夷直[28]也有〈上下七盤二首〉詩云：

> 斗回山路掩皇州，二載歡娛一望休。從此萬重青嶂合，無因更得重回頭。
> 商山半月雨漫漫，偶值新晴下七盤。山似換來天似洗，可憐風日到長安。
> （《全唐詩》，513：5860）

這兩首詩並不是同時作的，前一首是從上都出發，登上七盤嶺回望長安。後一首是從南方經由商山道回上都，歷經半月的商山道中雨行之後，走下七盤嶺時正逢新晴。這兩首詩除了指出了七盤嶺是在長安和商山之間之外，也證實了兩種地形特徵：一是過了七盤嶺之後的驛路上有萬重峰巒的絕頂特徵，一是登上七盤嶺可以回望長安的特徵。晚唐詩人吳融的〈南遷途中作七

28　白居易友人，《全唐詩》有裴夷直〈同樂天中秋夜洛河玩月二首〉（《全唐詩》，513：5857）。

首——登七盤嶺二首〉，同樣強調了這兩點特徵：

> 才非賈傅亦遷官，五月驅羸上七盤。從此自知身計定，不能回首望長安。
> 七盤嶺上一長號，將謂青天鑒鬱陶。近日青天都不鑒，七盤應是未高高。
> （《全唐詩》，686：7879）

詩中指出，七盤嶺是在商州武關道上回首望長安的最後一個機會。李嘉佑（757年前後在世）〈登秦嶺〉也同樣寫到登上嶺頭回望京國的經驗：

> 南登秦嶺頭，回望始堪愁。漢闕青門遠，高山藍水流。三湘遷客去，九陌故人游。從此辭鄉淚，雙垂不復收。（《全唐詩》，206：2158）

「南登秦嶺頭」五字，表明了七盤嶺的位置，除了指出它是秦嶺的一個山頭之外，也極言其高。而且，頭字有最先登上、最突出於前頭之意，與七盤嶺位在秦嶺北面、驛路首先登頂之處的特徵相符。詩中第二聯，「高山藍水流」指腳下接近處的輞水（輞水稱爲藍水，說見下），「漢闕青門遠」五字，「漢」字用法類似「秦時明月漢時關」句中以漢代唐的慣用手法，「闕」字也是唐詩中常以「城闕」替代上都長安的習慣用法。青門，即上都長安外廓城東第二門——春明門，已見前述。最後，李嘉佑用了「遠」字，表示望之而難見。

圖九　由七盤嶺第一道稜線中心點向春明門方向眺望

（爲將藍田縣城納入，照片角度略向右（北）偏移，前方山地即白鹿原。拍攝位置爲 34° 5'36.32" 北，109° 20'21.95" 東）

從方位上來說，七盤嶺第一道稜線（34° 5'36.47" 北，109° 20'22.51" 東）眺望春明門（34° 15'11.45" 北，108° 59'19.25" 東），大約是朝向西北 298.92 度，直線距離約 36.888 公里。上都長安城內的地形是西北低、東南高，一般海拔多在 395-410 米之間，地勢較高的青龍原、樂遊原（約 455 米），都在東南隅。春明門在青龍原之北，附近地面也稍高，約 420 米。但是，橫在春明門與藍田縣城間的白鹿原地勢更高。如果從七盤嶺向 298.92 度方位遠望的話，大約 3.5 公里就會接觸到白鹿原東麓山壁，大約 4 公里就會遇到白鹿原東側原頂，海拔約 740 米，然後 20 幾公里都是高平寬闊的原頂——安村、孟村，[29] 海拔經常在 710 米上下，[30] 一直要到滻水濱，才結束白鹿原，地形開始下降。所以，從七盤嶺望見春明門的可能性很小。[31]

我三次登臨這個山頭，第一次是 2011 年 4 月 20 日，當天下著小雨，所見不遠。第二次是 2011 年 4 月 21 日，天雖小晴，可惜當地空氣的透析度不夠，遠望所見多不明。第三次是 2011 年 12 月 11 日，天氣晴朗，拍到圖九照片。但無論從七盤嶺第一道稜線或第二重山頭，都只能望見白鹿原和白鹿原以東的灞水兩旁景物，看不見西安市區。誠如李嘉佑所說的：「漢闕青門遠」，也許謫人吳融、裴夷直並不計較有沒有眞正看見青門，只希望得到回首京國的情味就好了。

---

29 白鹿原位唐上都長安城東，滻水居其西，灞水居其東，正好將它夾在中間。呈西北東南走向，原中心現有一條主要公路，由南端的安村，經孟村，到達北方狄寨鎮，這條中軸線，恰巧也呈 299 度走向，與從七盤嶺望春明門的視線幾乎完全平行，僅在其右側 1.2 公里處。

30 據陝西省地質礦產廳、陝西省計劃委員會編製，《西安地區環境地質圖集》（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9），第 4 幅〈西安地區地貌圖〉解說：「屬於二級黃土台塬的白鹿塬，標高 706-780m，塬面平坦，周邊以陡坎與其他地貌單元相鄰接。」可與本文現場所測合觀。

31 由青門可望見終南山，白居易，〈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忽似青龍閣，同望玉峰時。」（《全唐詩》，434：4805）自注云：「昔嘗與錢舍人登青龍寺上方，同望藍田山，各有絕句，錢詩云：偶來上寺因高望，松雪分明見舊山。」此爲自青龍寺回望終南山。寺低而山高，所以白居易和錢徽都看到了終南山。王維，〈奉和聖制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賢詩應制〉有：「商山原上碧，滻水林端素」（《全唐詩》，125：1235）之句，「原」是白鹿原，這五字指出，從春明門外的春明樓上，能望見白鹿原上面疊現著藍田諸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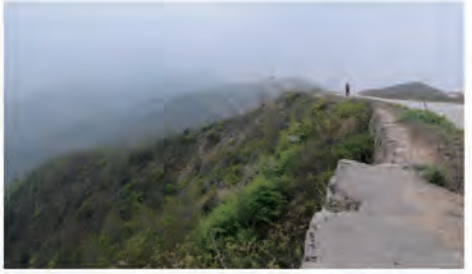
六、眾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

驛路登上七盤嶺之後，白居易繼續寫道：「眾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依照詩意，「眾山皆下視」是形容所在的位置高於眾山，如果從現場所見來說，就是指走在山頂稜線上。「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藉著山峰數量有千萬之多，峰頭起伏如波浪之狀，除了可證明立足位置甚高之外，也指出了眼界寬闊的絕頂特色。

白居易這樣的描寫，是有現場地形根據的。前文在敘述六郎關道里程時，曾指出從薛家村上山之後到海拔 791 米之前，道路急速攀升。這並不只是現代道路才有的景觀，唐代驛路雖然不必定和現代道路完全相同，但記載中既有「七盤嶺」之名，可見當時七盤現象和今日路況是相似的。山路再盤升到海拔 927 米，完全過了「七盤嶺」之後，在這個山頂上，道路由南北向轉爲東西向，以後盤坡漸少，多平行，一直在海拔 1080 米上下。從「七盤嶺」到這一個點約有 5 公里，大部分都走在山頂稜線上。圖十至十三，都是走在稜線上拍攝的。

圖十　下視千萬峰
（34° 5'8.40" 北，109° 21'18.61" 東）

圖十一　峰頭如浪起
（34° 5'1.65" 北，109° 21'28.48" 東，1041 米）



圖十二　眾山皆下視
（乃長時間行走在山頂稜線上之故。34° 5'9.24" 北，109° 21'16.99" 東）

圖十三　稜線地形使然，山徑一線如鼻
（34° 5'9.816" 北，109° 21'15.3" 東，1056 米）

由於地勢使然，唐代驛路也必定會和現代山道相似，有大量路段在稜線上通過。換言之，白居易在六郎關道上，由於長距離行走在山頂稜線上，所以能看到「衆山皆下視。下視千萬峰，峰頭如浪起」之景。唐代其他詩人，同樣指出絕頂特徵的，還有前面引用過的張籍〈使至藍溪驛寄太常王丞〉詩：

> 獨上七盤去，峰巒轉轉稠。雲中迷象鼻，雨裡下箏頭。水沒荒橋路，鴉啼古驛樓。君今在城闕，肯見此中愁。（《全唐詩》，384：4318）

藍溪驛即藍橋驛，他與白居易相同，也從藍田縣南門外這一側登山，所以也先「獨上七盤去」，上了七盤嶺後，看到峰巒甚多的山頂景觀。「轉轉稠」連用兩個轉字，說明不是一望而盡，是在絕頂上行走時陸續所見。次聯「雲中迷象鼻，雨裡下箏頭」，提出這一天將要下藍溪時，遇到下雨，可見氣候不佳。「雲中」二字，既寫山高，實際上也可能雲霧不少。「象鼻」二字，形容路在絕頂，稜線伸展如巨象之鼻，圖十三雖是現代三米寬之水泥路，也可以想見張籍下筆描狀的情致。至於箏頭的「箏」，應係「十二**絙**」的「**絙**」字，指的是曲折下嶺到藍溪這一段路。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這首詩所描寫的驛路位置與絕頂景觀，都與韓愈〈南山詩〉相同。韓愈〈南山詩〉是繼杜甫〈北征〉之後的巨作，韓愈在這首詩的後半部，描寫他兩次成功登上終南山絕頂，第一次因雨雪無所見，第二次則喜逢清霽，該詩在「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崢嶸躋堶頂，倏閃雜鼯鼬。前低劃開闊，爛漫堆衆皺。」[32] 之後，以 51 個「或」字展開對山頂的描寫，受到唐詩研究者高度重視。韓愈所寫的終南山，就是在白居易所寫的這裡。因文長所限，將另行討論。

七、朝經韓公坡

接著，白居易寫道：「朝經韓公坡，夕次藍橋水。潯陽近四千，始行七十里。」要解讀這四句，必須從章法上思考。就全詩章法來說，從「停驂問前路」到「峰頭如浪起」是前半部，專寫道路之事與途中所見風景。從「朝經

32 唐．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 4，頁 432-462。

韓公坡」到「勞苦已如此」是後半部，離開寫景而總括全程起訖，並寫行路之感。

前文中，我們利用〈宿清源寺〉等其他參證詩篇，得知白居易當天的出發點是清源寺，可是在本詩中白居易並沒有寫出「清源寺」來，因而在後半部才會提出「朝經韓公坡」，指稱早晨出發時經過「韓公坡」，以補其具體地名的不足。也就是說，「朝經韓公坡」這句的作用，在於補敘出發時的具體地名，與下一句「夕次藍橋水」，正好形成起訖點。因此，「韓公坡」的位置，應在離開清源寺後、登上七盤嶺前，這一段空間中的某處。

下文中，將利用現地考察和文獻記載，先探究韓公坡的可能位置，然後指出《長安志》所謂「韓公堆驛」的不可能性。

1. 韓公坡的可能位置

唐人詩文和其他文獻中，並沒有看到其他的「韓公坡」，有之，則是《全唐詩》中所收題目中有「韓公堆」的兩首詩，以及《舊唐書》〈吐蕃傳〉云：

> 吐蕃將入京師也，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眾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既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舉，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二百騎隸之。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廣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爲表裡，以狀聞于子儀。仲卿帥二百餘騎遊奕，直渡滻水。[33]

廣德元年（763）十月吐蕃陷長安，郭子儀退守商州。長孫全緒和第五琦從商州來，自驛道下終南山，率眾至韓公堆，不知道前方藍田縣的賊情，在此駐營。另一方面，前光祿卿殷仲卿已經據守藍田縣，發現城南有不明軍隊，派人探知是長孫全緒，遂相與表裡，殷仲卿才有餘力到白鹿原西的滻水流域打游擊。從這段記載，可以說明韓公堆是在驛道終南山登山口和藍田縣之間的高地上。

---

33 後晉・劉昫，《新校本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96 上，頁 5238。

圖十四　照片左方的明顯土坡，疑即韓公堆

（右側距離約 2 公里的土坡上已是秦嶺登山道，比較兩者條件，以左方坡頭爲是。由輞川西岸 34° 6'40.48" 北，109° 19'32.09" 東拍攝）

兩首以「韓公堆」地名爲題的詩篇，出於崔滌和白居易，崔詩云：

> 韓公堆上望秦川，渺渺關山西接連。孤客一身千里外，未知歸日是何年。（崔滌，〈望韓公堆〉，《全唐詩》，54：668）

崔滌所說的「韓公堆上望秦川，渺渺關山西接連」，從七盤嶺下山來，一路所見，水的方面，輞水和它下游的灞水，本是秦川的一支，這時盡在眼前；滻水和它的上游支流，隱身在白鹿原和將軍嶺後方，不可能看到。山的方面，從這一線向西和西北望去，平地的盡頭就是白鹿原南端，然後是將軍嶺，再稍偏西南，是湯峪與其背後的翠華山和南五臺諸山，再遠的話，則是秦嶺山脈的其他山峰。換言之，在韓公坡眺望大小山峰，從眼前一一層疊而去是可能的。

此外，登山者過了七盤嶺之後，就必定不能再回望秦川和西連關山。因此，「韓公堆」必定在藍田縣城之後、翻越七盤嶺之前，可以望見秦川的位置。

白居易詩〈韓公堆寄元九〉云：

> 韓公堆北澗西頭，冷雨涼風拂面秋。努力南行少惆悵，江州猶似勝通州。（《全唐詩》，438：4870，本題一作〈韓公堆見元九詩〉）[34]

本詩在《白氏長慶集》的編次中，把它排列在〈初貶官過望秦嶺〉、〈藍橋驛見元九詩〉之後，〈發商州〉、〈武關南見元九題山石榴花見寄〉、〈題四皓

34 《白居易集箋校》，卷 15，頁 932，作〈韓公堆寄元九〉。

廟〉、〈襄陽舟夜〉、〈江夜舟行〉之前。[35] 這些詩的寫作時間都在貶往江州的路上，不過，韓公堆卻出現在藍橋驛後面，應是在古人傳寫編次中偶而出現了錯誤。[36]

〈韓公堆寄元九〉所提出的線索有「韓公堆北澗西頭，冷雨涼風拂面秋」，詩中澗字指輞川，澗西頭即輞川西岸。這兩句是指冷雨涼風從輞川西頭吹來，並不是指自身和韓公堆都在輞川西岸。輞川並不是水面寬闊的大川，連帶溪谷的沙石地面都計算在內，也不過 80 米而已，[37] 人在東岸或西岸，本來差距並不大。不過，2011 年 12 月 10 日我曾沿輞水西岸，從谷口徒步勘察到輞口，發現輞水西面的河岸，並沒有北端高起而逼近河流的地形，在距離輞口一公里多時，接近白鹿原腳，因爲原高而岸低，所以也不可能稱爲韓公堆。反之，輞水東岸上承七盤嶺餘勢，則有連續的土原，面向輞水形成落差 10-20 米不等的斷面，往輞川鄉的公路部分路段就貼近這些土坡下修造。如果把《舊唐書》〈吐蕃傳〉和崔、白兩首詩合併來看的話，在土坡上的某一個位置，就是唐代「韓公堆」的所在，殆無可疑。

本詩不言「韓公堆」而用「韓公坡」，但位置條件與「韓公堆」相同，都在縣城南、登山口北，除非此地同時有「韓公坡」和「韓公堆」，否則這兩個地名應指同一個地方。

2.《長安志》對韓公堆的誤解

《長安志》對韓公堆驛的記載，與現地所見的差距甚大，他說：

> 韓公堆驛在縣南三十五里。（作桓公驛者非）[38]

我們依照《長安志》的指示，從縣治向南一路尋找可能是「韓公堆驛」的地

35 以上各詩皆見《白氏長慶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日本活字本影印），卷 15；《全唐詩》，卷 438，頁 4870-4871。

36 除非藍田縣境內同一條驛路上，有兩個韓公堆，否則《白氏長慶集》的編次和崔滌詩，必定有一方是錯的。比較兩者的證據力，崔滌詩正文的證據力高於《白氏長慶集》的編次。

37 灞水全線和輞川的主要部分，都經過當地政府大力整治，還受到眾多採砂作業的破壞，無法測得有效的水面紀錄。

38 《長安志》，卷 16，頁 166。

方，35 唐里如依唐小里計算就是 15.47 公里，我們找到在 15.47 公里的位置，大約在藍田縣輞川鄉支家灣一帶，支家灣是比山底村更深入的河谷，在輞川中屬於狹小的山谷。新開的 G40 高速公路沿輞谷修築，通過此區時挖掘了「山底村隧道」而去，照片（圖十五）中所見，就是山底村，四面高山圍繞，都是近接而逼仄的，支家灣就是右邊那座小山裡的村子，更爲狹小。假使「韓公堆」在這裡的話，崔滌絕對不可能寫出「韓公堆上望秦川，渺渺關山西接連」的遠望之句。[39]

其次，驛路的目的地是藍橋驛，所以我們應該查證從這裡能不能通往藍橋驛呢？以現在的道路狀況來說，從 G40 山底村隧道外算起，向東北有一條爲錫水村的溶洞景區開的道路。終點溶洞景區背倚秦嶺，並無道路可通藍橋。

圖十五　山底村在亂山之中，並無韓公堆詩遠眺之可能

（前方公路爲 G40 滬陝高速公路，公路左側爲山底村隧道。34° 3'54.42" 北，109° 26'36.24" 東）

這條道路上，如果不往錫水村溶洞的話，可在「西竿廟村衛生所」（34° 3'27.11" 北，109° 23'20.05" 東，672 米）南側，看到兩條岔道，其中最右邊一條寬僅 2 米的狹窄山道，可通往俞家灣、韓家河村、雙龍村。我們退回山底村的原出發點，行駛 9.4 公里，到雙龍村二台區（34° 3'54.44" 北，109°

39　如依唐大里換算就是 18.585 公里，因爲從縣南門到白家坪村銀杏樹（明清人認爲這裡是輞川別業），也不過 17.808 公里，裡面山谷深密，更不可能。

26'35.85" 東，海拔 994 米），再往上就完全沒有車道了。從雙龍村二台區到藍橋，直線距離只有 1.7 公里，但中間隔著高達 1350 米的南北向的成天嶺，比雙龍村二台區地面高出 356 米。越嶺者必須先從 994 米處徒步走上 1350 米的秦嶺梁，再下降到 1020 米的藍橋驛，可能要走上 4 公里以上。但山徑隱微，難度甚高，當地人寧可乘車 40 餘公里，繞道 S107 省道和 312 國道，也沒有人願意由此越嶺到藍橋。

假使唐人驛路選取這條路線，從縣城出來，先到《長安志》所謂的「韓公堆驛」（支家灣），再沿輞川小支流到雙龍村，[40] 越成天嶺，而到藍橋驛，大約是 32 公里以上。一路上，完全走在荒涼狹小的深谷中，只有最後一程才需要翻越成天嶺，與白居易或韓愈從韓公堆到藍橋驛之間，完全走在山頂稜線上的描寫，地貌完全不合。

圖十六　雙龍村——輞川一條支流源頭，前方已無道路

（屋後爲成天嶺，由此至藍橋西街直線距離 1.7 公里。34° 3'54.42" 北，109° 26'36.24" 東）

40　據雙龍村委員會所立碑（碑在 34° 3'22.20" 北，109° 25'17.11" 東，海拔 789 米），雙龍村水泥路於 2007 年 3 月 1 日興工，2007 年 5 月 1 日竣工，在此之前，只有土路。

圖十七　沿輞川經山底村與藍橋驛之間探勘路線圖

總之，如果相信《長安志》「韓公堆驛藍田縣南 35 里」的定位，將會面臨三個問題：站在堆上無法望遠，出發後沒有「絕頂忽上盤」，行程中沒有「下視千萬峰」，全程百分之八十以上道路都在狹小的輞川支流的山谷裡，而不是走在稜線。[41] 所以，韓公堆絕對不可能在《長安志》指出的位置。

八、夕次藍橋水

夕次藍橋水，即夜宿藍橋驛，藍水流過此地，上有渡橋，因而取以爲名。

41 《長安志》另外有些問題，可能是他轉抄古書時沒有正確。例如他說「韓公堆驛在縣南 35 里」，又說「藍橋驛在縣東南 40 里」，換言之，從韓公堆驛到藍橋驛，只有東西相距五里。我們到現場一看，就知道絕對不可能。「韓公堆驛在縣南 35 里」既不可信，「藍橋驛在縣東南 40 里」也不正確。《元和郡縣圖志》說藍田關（今牧護關）距縣城九十里，藍橋西村離牧護關才 13.5 公里，到縣城的話，不論從那條路都有二十幾公里，很容易就可以知道縣城到藍橋驛絕對不止 40 里。說詳後文「十、始行七十里」小節。

藍水發源於牧護關秦嶺村，西行經過藍橋驛以後，折而北流，切割過秦嶺北梁形成石門後，從悟眞寺下方離山（今 G312 國道鑿悟眞寺隧道而過），改爲西北行，在 34° 8'34.65" 北，109° 22'18.31" 東，注入灞水上流。接受藍溪之後的灞水仍向西流，到藍田縣城下與由南而北的輞川相會，循白鹿原東麓西北行進入長安東郊，最後注入渭水，已如前述。

藍橋驛已不存，其地今爲藍橋鄉中心，是驛路從秦嶺北坡下來之後，最先遇到的空闊谷地。大約從 34° 4'34.79" 北，109° 26'36.14" 東這一帶開始，一直到約 34° 3'58.08" 北，109° 28'4.56" 東這一帶止，有全長 2.82 公里的寬谷。在這寬谷內，海拔落差在 20 米以內的平坦地面，寬度多達到 300 米以上。由於地形寬平，再加上清澈的藍溪，居民容易聚集，現有藍橋西街和藍橋東街這兩個聚落。[42] 可以想見唐代旅人在走完了辛苦的六郎關道之後，在此地得到便利的食宿的心情。

圖十八　藍橋驛可能位址——藍橋西街的寬谷景觀

（由西向東拍攝，藍溪在右側山下，溪右是 G312 國道）

九、潯陽近四千

白居易接著寫道：「潯陽近四千，始行七十里」，很不容易解讀。我們先解釋「潯陽近四千」後，下一小節再推算「始行七十里」的問題。

從上都到江州的里程，據《元和郡縣圖志》：

> 江州，西北至上都二千七百六十里。西至鄂州五百九十三里。
> 鄂州，西北至上都二千二百六十里。東至江州六百里。

42　近年藍田縣開發王順山風景區，通往風景區門口的公路沿途比較高平的地面也被開發出來，到處是廣闊的農田，麥作甚盛。

> 襄州，西北至上都一千二百五十里。東至江州六百里。[43]

2760 里，如以唐大里計算，爲 1465.56 公里，如以唐小里計算爲 1221.3 公里。現代公路中，自西安市先由 G312 國道轉接 G316 國道，經過武漢市到九江市，全程約 1035 公里。考慮到古今道路差異，《元和志》所說「江州，西北至上都二千七百六十里」，如以唐小里計算，與現代公路的里程可以說是很接近了。[44]

而且，唐代商州驛道是有里堠的，韓愈與元稹都曾經親眼看見：

> 堆堆路傍堠，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韓愈，〈路傍堠〉，《全唐詩》，341：3824）
>
> 雙堠頻頻減去程，漸知身得近京城。春來愛有歸鄉夢，一半猶疑夢里行。五年江上損容顏，今日春風到武關。兩紙京書臨水讀，小桃花樹滿商山。（元稹，〈西歸絕句十二首〉，《全唐詩》，414：4583）

韓、元兩人與白居易年代相接，行旅相次，無疑的，當白居易走在這條路上時，也一定會看到道旁的記里堠。由此也可以證明《元和郡縣圖志》所記里程，是基礎於官方里堠的。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唐代詩文記載里程時，通常都離事實不遠。[45] 那麼白居易所說的「江州四千里」的數字，究竟是怎麼得來的呢？

---

43 分見唐．李吉甫等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28〈江州〉，頁 676；卷 27〈鄂州〉，頁 644，卷 21〈襄州〉，頁 528。

44 河南省計量局編，《中國古代度量衡論文集》（鄭州：河南古籍出版社，1990），頁 304，收錄胡戟〈唐代度量衡與畝里制度〉，他提出唐大里一里＝ 531 米，唐小里一里＝ 442.5 米。又，同書，317 頁，胡戟以京兆府至東都的里數爲例，認爲《元和郡縣圖志》所用的里制，與唐小里制略合，頗有見地。參閱簡錦松，〈唐孫樵〈興元新路記〉江口鎮以北路段之現地研究〉，《國文學報》（臺灣師範大學）50(2011.12): 195-236。

45 例如《全唐文》，卷 651，頁 6620，元稹，〈浙東論罷進海味狀〉云：「明州去京四千餘里。」據《元和郡縣圖志》，卷 26，頁 629，〈明州〉云：「八到，西至越州二百七十五里。」同卷，頁 618，〈越州〉云：「八到，西北至杭州一百四十里。」加上杭州至上都（經襄陽）里程 4176 里，共計 4591 里，元稹時任浙東觀察使，明州在其管下，所言「明州去京四千餘里」，乃據實際奏聞。又如張籍，〈使回留別襄陽李司空〉詩云：「江亭寒日晚，弦管有離聲。從此一筵別，獨爲千里行。遲遲戀恩德，役役限公程。回首吟新句，霜雲滿楚城。」（《全唐詩》，384:4321）此行自上都至襄陽的里程，據《元和郡縣圖志》，卷 21，頁 528，〈襄州〉云：「西北至上都一千二百五十里。」而詩句取整數爲千里。

以4000里和2760里差距，不免讓人想到作詩時誇大痛苦指數的筆法，韓愈初貶官日也有「夕貶潮陽路八千」之句。不過，誇張不是白居易詩的所好，我們仍從寫實面來看問題。白居易在出守杭州時，也在詩中使用過「五千里」一詞，[46] 見白居易〈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及〈馬上作〉二詩：

> ……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指。自秦窮楚越，浩蕩五千里。……（〈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全唐詩》，431：4754）
>
> ……何言左遷去，尚獲專城居。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淵魚。……（〈馬上作〉，《全唐詩》，431：4756）

前引《元和志》，「杭州，西北至上都三千四百里。」是經由東都到上都的里程，[47] 若是取道襄陽、江州浮江而下的話，可由下列州郡的里程計算：

杭州，西北至宣州496里

宣州，西至池州340里

池州，西至江州580里

江州，西北至上都2760里[48]

合計自杭州至上都4176里，已超過四千里，所以白詩以五千里自豪。[49]

不過，白居易從商州武關道下杭州，是在東都驛路有警訊，不能正常通行的情況下才選擇的。[50] 在道路正常的時候，仍應取東都路，所以，白居易在

---

46 不過，白居易在〈杭州刺史謝上表〉自稱「水陸七千餘里」，七千疑爲四千之誤。《白居易集箋校》，卷61，頁3427，〈杭州刺史謝上表〉：「去年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屬汴路未通，取襄陽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晝夜奔馳，今月一日到本州，當日上任訖。」

47 《元和郡縣圖志》，卷5，頁130，〈河南道〉：「西至上京八百五十里。」又，頁602，〈杭州〉：「西北至東都二千五百四十里。」合計爲三千三百九十里，與三千四百里只相差十里，故知爲經由東都到杭州。

48 《元和郡縣圖志》，卷28，頁676，〈江州〉條又云：「江州，東至宣州一千八百里」，疑有誤字。

49 超過四千里寫成五千里，超過三千里寫成四千里的誇張作法，柳宗元亦有之。柳宗元，〈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詩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全唐詩》，351：3933）據《元和郡縣圖志》，頁926，〈永州〉云：「北至上都三千一百五十五里。」是也。

50 見白居易，〈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青山峰巒接，白日煙塵

杭州時所作的〈張十八員外以新詩二十五首見寄郡樓月下吟玩通夕因題卷後封寄微之〉詩，便作「去我三千六百里」，與《元和志》所載僅僅相差二百里：

> 秦城南省清秋夜，江郡東樓明月時。去我三千六百里，得君二十五篇詩。……（《全唐詩》，446：5000）

三千六百里的數目，可能是得自杭州刺史府的公共紀錄，因而與《元和志》的里程接近，至於爲何有二百里差距，尚不得而知。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以推知，本詩的「潯陽近四千」之句，應是白居易在出發前，以爲全部行程在三千里以上，再加上貶謫之悲誇大了語言表情，所以痛快的寫出了「四千里」這個數字。後來他到了江州，由於親身看過道旁的里堠，而且他身爲江州的主守官，可以從府裡的公文書中，得知全程應爲 2760 里。因而在他到達江州以後所作的詩篇全部改口爲「三千里」，具體實例如下：

1. 中庭晒服玩，忽見故鄉履。……自吾謫江郡，漂蕩三千里。爲感長情人，提攜同到此。（〈感情〉，《全唐詩》，433：4793）
2. 三千里外臥江州，十五年前哭老劉。昨夜夢中彰敬寺，死生魂魄暫同游。（〈夢亡友劉太白同游彰敬〉，《全唐詩》，440：4901-4902）
3. 浮萍飄泊三千里，列宿參差十五人。禁月落時君待漏，畬煙深處我行春。瘴鄉得老猶爲幸，豈敢傷嗟白髮新。（〈京使回，累得南省諸公書，因以長句詩寄謝蕭五、劉二、元八、吳十一、韋大、陸郎、崔二十二、牛二、李七、庾三十二、李六、李十、楊三、樊大、楊十二員外〉，《全唐詩》，441：4916）
4. 前時謫去三千里，此地辭來十四年。虛薄至今慚舊職，院名抬舉號爲賢。（〈晚春重到集賢院〉，《全唐詩》，442：4934）
5. 龍尾道邊來一望，香爐峰下去無因。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登龍尾道南望憶廬山舊隱〉，《全唐詩》，442：4934-4935）

以上五個例子，有在江州寄上都的，有在上都寄江州的，無一例外，都寫作三千里。由此可證明，「潯陽近四千」一語，確實是白居易在初出上都時，因不了解眞實里程而致誇大誤書。當他走過了實際旅程，看到了里堠和官守記載，知道了正確的里數之後，一律改寫成三千里，可見白居易對現地眞實的

起。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指。」（《全唐詩》，431：4754）

重視。

十、始行七十里。人煩馬蹄趾，勞苦已如此

「潯陽近四千」的問題，因爲白居易後來的詩篇，都自我修正爲三千里，因而可以肯定本詩「近四千」三字，是出於白居易本人初出發時對路況里程的誤判。至於「始行七十里」的問題，應該怎麼解釋呢？

首先，請注意《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

> 關內道京兆府，八到，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
> 關內道藍田縣，東北至府八十里。
> 關內道藍田縣，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即嶢關也。[51]

上述記載中，東北至府的「府」字，爲「京兆府」的省稱。「藍田關」就是「牧護關」，牧護關的位置正當秦嶺南梁的控制點，本來，秦嶺南梁之北是藍田縣，梁南是商州，也是丹江和灞水的天然分水嶺。但後世將牧護關改屬商州，秦嶺南梁也屬商州，使得原屬於藍田縣所轄的藍田關，無法合其名義。商州治城今爲商洛市商州區。

下表是以唐小里將藍田路相關驛程的古今里數換算的結果：

表二 《元和郡縣圖志》藍田路相關驛程古今換算表

地名 1	地名 2	地名 3	地名 4	地名 5	唐里	唐小里換算公里	現代公路里數	備註
上都／京兆府	藍田縣				80	35.36		
上都／京兆府				商州	265	117.13		
	藍田縣		藍田關		90	39.78		
	藍田縣			商州	185	81.77		
			藍田關	商州	95	41.99	45.3	
	藍田縣	藍橋驛			59.98		26.51	逆推唐里
		藍橋驛	藍田關		30.54		13.5	逆推唐里

51 見《元和郡縣圖志》，卷 1〈京兆府〉，頁 3，及卷 1〈藍田縣〉，頁 15-16。

表二第一至第五欄，是所要辨識的地名。第六欄「唐里」，是《元和志》所載的里數，原書只有「上都／京兆府—藍田縣」等前三項的里程數，我自行運算增加了「藍田縣—商州」等後四項。其中第六項藍田縣到藍橋驛，第七項藍橋驛到藍田關的唐里數，是用已知的公路里程逆推回去的。

第七欄是從唐代里程，以唐小里 1 里＝ 0.442 公里爲基準，換算爲公里單位。第八項是已知的現代公路里程。除了藍田縣到藍橋驛里程，是經過我自己運算之外，藍橋驛到藍田關、藍田關到商州，都是採計 G312 國道里程。

以這首詩來說，雖然白居易的住宿在清源寺，起程也在清源寺，不過，談到里程，仍必須回到縣治來作爲起點。下面是藍田縣治到藍橋驛的距離，參照現在道路，所見里程如下：

從藍田縣治到往輞川鄉縣道南河大橋南端約 1.6 公里

南河大橋南端到薛家村入山口約 5.1 公里

入山後經六郎關村下到藍水邊，約 17.46 公里

溯藍溪而上到藍橋驛，約 2.35 公里

上述里程共計約 26.51 公里。在上表中我已換算爲唐小里，等於 59.98 里，這個數字，已經非常接近 60 唐小里了。

我們從上表可以發現，《元和志》的里程，在換算成現代公里時，不能直接把古今的里程，用統一的計算公式代換，這個問題，可能是因爲古今道路本身存在的差異，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比如藍田關到商州，如果從已知的唐里換算爲公里，只有 41.99 公里，而現代公路卻有 45.3 公里。還有，從藍田縣到藍田關，《元和志》記載爲 90 唐里，而實際的現在道路里程中，「藍田縣到藍橋驛」和「藍橋驛到藍田關」這兩項相加之後，也差不多等於 90 里。但如果比照「藍田關—商州」的唐里與公里數的比率換算，則「藍橋驛—藍田關」的唐代里數可能只有 28 唐里（四捨五入）。

知道了這一點之後，我們也可以想見，既然「藍橋驛—藍田關」的唐代里數應可能只有 28 唐里，那麼，從藍田縣到藍田關之間的 90 唐里，扣除了「藍橋驛—藍田關」之間的 28 唐里，其餘 62 唐里就是從藍田縣到藍橋驛的里程。換言之，我們今天實際走過的 26.51 公里，在唐代的記載可能是 62 里，如果這樣的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我們再比照前一小節所見的實例，

白居易把江州至上都的 2760 里，以三千里記錄，把杭州至上都的 4100 里，以五千里作詩，那麼 62 里的藍田縣至藍橋驛里程，被寫爲「始行七十里」，也是很自然的。

最後，在本詩的結束時白居易沒有爲沿途美景而打開襟懷，「人煩馬蹄跙，勞苦已如此」兩句，令人想起相隔九年，在相同地點，韓愈〈南山詩〉在冰雪中上七盤嶺時，「褰衣步推馬，顛蹶退且復」的艱難。

十一、結　論

本文利用考釋白居易一首詩的方法，將唐代商州武關驛路中，最不爲人知的藍田段，作了完整呈現。全部的材料，都來自唐代文獻和唐人詩文，以及我親自考察所得。我先以無差別的現地廣域考察，走過全縣每一條越嶺道路，全面地瞭解本區的地形地貌，然後拿著唐人書寫的內容來尋找其所描寫的現場。

這條驛路，乃由藍田縣城南行，到離開輞、灞會合處不遠的華子岡，下清源寺，經韓公坡，然後到斤竹嶺（今薛家村），然後上終南山七盤嶺，沿山頂稜線，經過今六郎關村，然後下藍橋溪，最後到藍橋驛，全程 26.51 公里。我不但在文中逐一討論了每個地名，擬測其位置，標示 GPS 定位、海拔高度，也盡可能精確的描述里程距離，並在沿線加入具有 GPS 定位的照片。使研讀本文者不但能清楚瞭解這條唐代重要驛路，還可以拿著這篇文章到現場，重複檢驗我所提出證據。

此外，白居易此行與王維「輞川莊」及《輞川集》有很深的關係，除「輞川莊」即「清源寺」之外，《輞川集》中的「宮槐陌」即白居易所行驛路，「斤竹嶺」（今薛家村）即白居易登山入口，皆有實據。但爲免文章枝節橫生，將另外在關於王維輞川莊的論文中再行討論，本文一律從省。

我在文中沒有評論前賢的觀點，特別像嚴耕望先生，他除了致力文獻考證，在《唐代交通圖考》討論了大量資料外，還手繪精美的〈唐代秦嶺山脈東段諸谷道圖〉，把許多文獻中曾出現的地名和驛名，一一安排入內，他的用心和毅力，令人敬佩。不過，《唐代交通圖考》與本文的論點也有很多差異，請讀者自行參考比較。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日本活字本影印。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唐・李吉甫等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道宣，《續高僧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唐・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後晉・劉昫，《新校本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北京：中華書局，1997。

宋・宋敏求，《長安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58，據臺灣師範大學藏清光緒丁丑（三）年（1877）南清河王氏鐫版景印。

清・呂懋勳，《（光緒）藍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據光緒元年呂懋勳《續修藍田縣志》影印。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二、近人論著

王文楚　1996　《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

河南省計量局編　1990　《中國古代度量衡論文集》，鄭州：河南古籍出版社。

陝西省地質礦產廳、陝西省計劃委員會編製　1999　《西安地區環境地質圖集》，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

簡錦松　2006　《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

簡錦松　2011　〈唐孫樵〈興元新路記〉江口鎮以北路段之現地研究〉，《國文學報》（臺灣師範大學）50(2011.12): 209-244。

嚴耕望　1986　《唐代交通圖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Bai Juyi's "Chu Chu Lantianlu Zuo": An On-Site Study and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tian Section of the Shangzhou-Wuguan Roa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hien Chin-sung*

Abstract

The Shangzhou-Wuguan Road 商州武關驛路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oads in Tang dynasty, second only to the Jingluo 京洛 road. The Lantian 藍田 section was the most dangerous and distinctive section of the entire road, the greater part following the ridge of the northern Qinling 秦嶺 Mountains.

Although it is occasionally mentioned in ancient documents, they lack clarity. For this paper, an on-site study is made, which ascertains that the mountain track connecting Xuejia village 薛家村 to Lanqiao 藍橋 via Liulangguan village 六郎關村 in Lantian county 藍田縣 was in fact once the Lantian road referred to in Tang poetry. A combination of a Nikon professional camera, Google Earth Pro satellite mapping, and GPS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llows this road to be visualized again.

Many Tang poets, such as Han Yu 韓愈, Zhang Ji 張籍, and Bai Juyi 白居易 described the Lantian road in their poems. The most significant of these poems

* Chien Chin-su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Dean of the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are "Chu chu lantianlu zuo" 初出藍田路作 by Bai Juyi and "Nanshan shi" 南山詩 by Han Yu. The former was chosen as the main reference for studying this road as it is more concise and has a clear sequenc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the context of a line-by-line analysis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Bai's poem.

Keywords: Tang poetry, on-site studies, Bai Juyi 白居易, Shangzhou-Wuguan 商州武關 road, Lantian 藍田, Qinling 秦嶺 Mountains